

柴德賡
點校

新五代史

商務印書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柴德廣點校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柴德廣點校.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ISBN 978-7-100-10696-2

I. ①柴… II. ①歐…②柴… III. ①中國歷史—五
代—紀傳體 IV. ①K243.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6389 號

ISBN 978-7-100-10696-2



9 787100 106962 >

柴德廣點校新五代史

(全兩函十冊)

(宋)歐陽修 撰 柴德廣 點校

責任編輯 趙法山 丁波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排版 北京瑞龍天安圖文設計有限公司

印裝 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

版次 二〇一四年九月第一版

印刷時間 二〇一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100-10696-2

印數 貳佰套

定價 叁仟陸佰圓

五代史卷二十七

宋

歐

陽

脩

撰

唐臣傳第十五

唐書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

同
以有本
作句

白
袖手
不
子
不
起
字

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

移年以九

五

內
部
本
書
即
字

隨
編
刻
本
作

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罪。以弘昭及馮贊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贊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閹者。贊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贊爲進奏官。明宗卽位。卽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贊竝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

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見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

薛平

一、
中、
未、
未、
未、

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
子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
祖卽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
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
房曷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卽位，徙廢帝爲北京，留
中，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
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
謀之。而曷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蒙自言事太
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曷素信之。嘗引

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曷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曷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卽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曷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曷

不始中其也
各以合

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卽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曷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曷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旣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曷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曷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曷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

史記卷之
五十五
通鑑不刊

此等運用
甚為妙
筆法暢
以皆上
皆文

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炙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葛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

兩字下
家字疑當作
家切本正作
家字
月字疑當作
字者為書

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
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
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
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
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
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
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
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
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

此義
又

抵不神聖作
詠書千門
海古志

易初去史心去
去盛字

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荅詔。曰。宜以惡語抵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

日馬坡

有初子曰
誤作日

書此于
此

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鬻竝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鬻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鬻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

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歷應嵐、二州

方以

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徙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

國史記
少傅

少傅
少師

少師
少傅
少監

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
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
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
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聖指揮使
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
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
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
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
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

官事
作官

多如
其地
從
榮二字

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卽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